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顏氏

家訓集

解

上



新編諸子集成

顏氏家訓集解

上

王利器  
撰

中華書局

## 叙 錄

自從隋文帝楊堅統一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以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顏氏家訓是一部影響比較普遍而深遠的作品。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一寫道：「古今家訓，以此爲祖。」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最遠。」這一則由於儒家的大肆宣傳，再則由於佛教徒的廣爲徵引<sup>(一)</sup>，三則由於顏氏後裔的多次翻刻；於是泛濫書林，充斥人寰，「由近及遠，爭相矜式」<sup>(二)</sup>，豈僅如王鉞所說的「北齊黃門顏之推家訓二十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鑑，凡爲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冊，奉爲明訓，不獨顏氏」<sup>(三)</sup>而已！

唯是此書，以其題署爲「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於是前人於其成書年代，頗有疑義。尋顏氏於序致篇云：「聖賢之書，教人誠孝。」勉學篇云：「不忘誠諫。」省事篇云：「賈誠以求位。」養生篇云：「行誠孝而見賊。」歸心篇云：「誠孝在心。」又云：「誠臣殉主而棄親。」這些「誠」字，都應當作「忠」，是顏氏爲避隋諱<sup>(四)</sup>而改；風操篇云：「今日天下大同。」終制篇云：「今雖混一，家道罄窮。」明指隋家統一中國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而言；書證篇「羸股肱」條引國子博士蕭該說，國子博士是該人隋後官稱〔五〕；又書證篇記「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這些，都是入隋以後事。而勉學篇言：「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書證篇引廣雅云：「馬薤，荔也。」又引廣雅云：「晷柱挂景。」其稱廣雅，不像曹憲音釋一樣，為避隋煬帝楊廣諱而改名博雅。然則此書蓋成於隋文帝平陳以後，隋煬帝即位之前，其當六世紀之末期乎。

此書既成於入隋以後，為何又題署其官職為「北齊黃門侍郎」呢？尋顏之推歷官南北朝，宦海浮沉，當以黃門侍郎最為清顯。陳書蔡凝傳寫道：「高祖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唯陛下裁之。』高祖默然而止。」這可見當時對於黃散之職的重視。之推在梁為散騎侍郎，入齊為黃門侍郎，故之推於其作品中，一則曰「忝黃散於官謗」〔六〕，再則曰「吾近為黃門郎」〔七〕，其所以如此津津樂道者，大概也是自炫其「人門兼美」吧。然則此蓋其自署如此，可無疑義。不特此也，隋書音樂志中記載「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云云。而直齋書錄解題十六又著錄：「稽聖賦三卷，北齊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撰。」則史學家、目錄學家也都追認其自署，而沒有像陸法言切韻序前所列八人姓名，稱其入隋以後



之官稱爲「顏內史」〔八〕了。

在南北朝分裂割據的年代裏，長江既限南北，鴻溝又判東西，戰爭頻繁，兵連禍結，民生塗炭，水深火熱。於斯時也，一般封建士大夫是怎樣生活下去的呢？王儉褚淵碑文寫道：「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鑑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九〕這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寫照。當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朝秦暮楚，「禪代之際，先起異圖」〔一〇〕，「自取身榮，不存國計」〔一一〕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他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揚名」〔一二〕，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從憂患中得着一條安身立命的經驗：「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一三〕他一方面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四〕；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五〕。一方面宣稱「生不可惜」〔一六〕，「見危授命」〔一七〕；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一八〕，「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一九〕。因之，他雖「播越他鄉」，還是「覩冒人間，不敢墜失」〔二〇〕。「一手之中，向背如此」〔二一〕，終於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三爲亡國之人」〔二二〕。然而，他還在向他的子



弟強聒：「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sup>〔三三〕</sup>甚至還大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死<sup>〔三四〕</sup>，北齊宦者田敬宣之「以學成忠」<sup>〔三五〕</sup>，而痛心「侯景之難，……賢智操行，若此之難」<sup>〔三六〕</sup>；大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sup>〔三七〕</sup>。當其興酣落筆之時，面對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sup>〔三八〕</sup>、「往來賓主如郵傳」<sup>〔三九〕</sup>者，吾不知其將自居何等？如此訓家，難道像他那樣，擺出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說兩句「未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sup>〔四〇〕</sup>，「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sup>〔四一〕</sup>，就可以「為汝曹後車」<sup>〔四二〕</sup>嗎？然而，後來的封建士大夫却有像陸奎勳之流，硬是胡說什麼「家訓流傳者，莫善於北齊之顏氏，……是皆修德於己，居家則為孝子，許國則為忠臣」<sup>〔四三〕</sup>。這難道不是和顏之推一樣，無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語嗎？

顏之推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唐人崔塗曾有一首讀庾信集詩寫道：「四朝十帝盡風流，建業、長安兩醉游；唯有一篇楊柳曲，江南江北為君愁。」<sup>〔四四〕</sup>我們讀了這首詩，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顏之推，因為，他二人生同世，行同倫，他們對於「朝市遷革」<sup>〔四五〕</sup>所持的態度，本來就是伯仲之間的。他們一個寫了一篇哀江南賦，一個寫了一篇觀我生賦，對於身經亡國喪家的變故，痛哭流涕，慷慨陳辭，實則都是為他們之「競已棲而擇木」<sup>〔四六〕</sup>作辯護，這正是這種悲劇的具體反映。姚範跋顏氏家訓寫



道：「昔顏介生遭衰叔，身狎流離，宛轉狄俘，阡危鬼錄，三代之悲，劇於荼蓼，晚著觀我生賦云：『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爲吠畝之民，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辭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玩其辭意，亦可悲矣。」<sup>〔三七〕</sup>他「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sup>〔三八〕</sup>，於是他掌握了一套庸俗的處世祕訣，說起來好像頭頭是道，面面俱圓，而內心實則無比空虛，極端矛盾。他在序致篇寫道：「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這是他由衷的自白。紀昀在他手批的黃叔琳節鈔本中一再指出：「此自聖賢道理。然出自黃門口，則另有別腸——除却利害二字，更無家訓矣。此所謂貌似而神離。」<sup>〔三九〕</sup>「極好家訓，只末句一個費字，便差了路頭。」楊子曰：「言，心聲也。」蓋此公見解，只到此段地位，亦莫知其然而然耳。」<sup>〔四〇〕</sup>「老世故語，隔紙捫之，亦知爲顏黃門語。」<sup>〔四一〕</sup>紀氏這些假道學的庸言，却深深擊中了這位真雜學<sup>〔四二〕</sup>的要害。當日者，顏氏飄泊西南，間關陝、洛，可謂「仕宦不止車生耳」<sup>〔四三〕</sup>了。他爲時勢所迫，往往如他自己所說那樣，「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sup>〔四四〕</sup>。梁武帝蕭衍好佛，小名命曰阿練<sup>〔四五〕</sup>，後又舍身同泰；顏氏亦嚮風慕義，直至歸心。梁元帝蕭繹崇玄，「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sup>〔四六〕</sup>；顏氏雖自稱「亦所



不好」，然亦「頗預末筵，親承音旨」〔四七〕。當日者，梁武之餓死臺城，梁元之身為俘虜，玄、釋二教作為致敗之一端，都為顏氏所聞所見，他却無動於中，執迷不悟，這難道不是像他所諷刺的「眼不能見其睫」〔四八〕嗎？他徘徊於玄、釋之間，出入於「內外兩教」〔四九〕之際，又想成為「專儒」〔五〇〕，又要「求諸內典」〔五一〕。當日者，梁武帝手勅江革寫道：「世間果報，不可不信。」〔五二〕王褒著幼訓寫道：「釋氏之義，見苦斷身，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為教等差，而義歸汲引。」〔五三〕因果報應之說，風靡一時，於是顏之推也推波助瀾地倡言：「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五四〕又勸誘他的子弟：「汝曹若顧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五五〕他這一席話，難道僅僅是在向他的子弟「勸誘歸心」〔五六〕而已嗎？不是的，他的最終目的是在「偕化黔首，悉入道場」〔五七〕。何孟春就曾經指出：「是雖一家之云，而豈姁姁私焉為其子孫計哉？」〔五八〕南宋時，黃震在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榜寫道：「人生難得，中土難生。」〔五九〕這八個字，不是這個理學家平白無故地拮據前人牙慧，而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言人，為要熄滅如火如荼的階級鬥爭，而使用的釜底抽薪的亘古心傳。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苦難世界的靈



光圈。」〔六〇〕恩格斯也尖銳地指出：「在歷史上各個時期中，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謬論來加以粉飾的：牧師、哲學家、律師和國家的活動家總是向人民說，爲了個人幸福他們必定要忍饑挨餓，因爲這是上帝的意旨。」〔六一〕顏之推正是這樣的哲學家。

顏氏此書，雖然乍玄乍釋，時而說「神仙之事，未可全誣」〔六二〕，時而說「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六三〕，而其「留此二十篇」〔六四〕之目的，還是在於「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六五〕。這是封建時期一般士大夫所以訓家的唯一主題。

但是，今天我們整理此書，誠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六六〕，則此書仍不失爲祖國文化遺產中一部較爲有用的歷史資料。

此書涉及範圍，比較廣泛。那時，河北、江南，風俗各別，豪門庶族，好尚不同。顏氏對於佛教之流行，玄風之復扇〔六七〕，鮮卑語之傳播〔六八〕，俗文字之盛興〔六九〕，都作了較爲翔實的紀錄。至如梁元帝之「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燭」〔七〇〕，使寶貴的文化遺產，蒙受歷史上最大的一厄〔七一〕；以及「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



女謁」〔七二〕；以及當時的「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七三〕；以及俗儒之迂腐，至於「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七四〕。這些，都是很好的歷史文獻，提供給我們知人論世的可靠依據，外此其餘，顏氏對於研討祖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此書對於研究南北諸史，可供參攷。顏氏作品，除觀我生賦自注外，像風操篇所言「梁武帝問一中土人……何故不知有族」，這個人就是夏侯亶〔七五〕；勉學篇所言「江南有一權貴」，以羊肉爲蹲鴟，這個人就是王翼〔七六〕；文章篇言「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這個人就是姜質〔七七〕；省事篇所言「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這兩個人就是祖珽、徐之才〔七八〕；這些，都可以補證南北諸史。教子篇所說的高儼〔七九〕，兄弟篇所說的劉瓛〔八〇〕，治家篇所說的房文烈〔八一〕和江祿〔八二〕，風操篇所說的裴之禮〔八三〕，勉學篇所說的田鵬鸞〔八四〕和李恕〔八五〕，文章篇所說的劉逖〔八六〕，名實篇所說的韓晉明〔八七〕，歸心篇所說的王克〔八八〕，風操篇所說的武烈太子蕭方等〔八九〕；這些，都可與南北諸史參證。而風操篇所說的臧逢世〔九〇〕，慕賢篇所說的丁覘，涉務篇所說的梁世士大夫不能乘馬云云〔九一〕；這些，更足補梁書之闕如。慕賢篇所說的張延雋〔九二〕，勉學篇所說的姜仲岳；這些，更足補北齊書之俄空。又如雜藝篇所說



常射與博射之分，則提供給我們弄通南史柳惲傳所言博射之事。

第二，此書對於研究漢書，可供參攷。舊唐書顏師古傳寫道：「父思魯，以學藝稱。……叔父游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者所稱；後師古注漢書，亦多取其義。」大顏、小顏之精通漢書，或多或少地都受了家訓的影響。如書證篇言「猶豫」之「猶」爲獸名，漢書高后紀師古注即以猶爲獸名；同篇引太公六韜以說賈誼傳之「日中必昃」，師古注亦引六韜爲說；同篇又引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于庖」，而訓導爲擇，師古注亦從鄭氏說，訓導爲擇。這些地方，師古都暗用之推之說，尤足攷見其遵循祖訓，墨守家法，步趨惟謹，淵源有自也。

第三，此書對於研究經典釋文，可供參攷。經典釋文是研究儒、道兩家代表作品的重要參攷書。纂寫經典釋文的陸德明，是顏之推商量舊學的老朋友，他們的意見，往往在二書中可攷見其異同。如書證篇言「杝杜，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此大誤也」；詩唐風杝杜釋文則云：「本或作夷狄之狄，非也。」書證篇言「左傳『齊侯疥，遂疢』……世間傳本多以疥爲疥，……此臆說也」；釋文則引梁元帝之改疥爲疥，此尤足攷見他們君臣間治學的相互影響之處。書證篇引王制「羸股肱」鄭注之「搯衣」，謂：「蕭該音宣是，徐爰音患非。」釋文則云：「攬舊音患，今宜讀宣，依字作搯，字林



云：「擗臂也，先全反。」是。「音辭篇言：「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釋文叙錄條例則云：「質有精麤，謂之好惡；心有愛憎，謂之好惡。」至如書證篇言：「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近世儒生，因改爲「取」，而有祖會、祖會之音之失，更可訂正釋文所下祖會、祖會、亦外等犯的錯誤。

第四，此書對於研究文心雕龍，可供參攷。如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

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文心雕龍宗經篇則云：「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統其端；記傳盟檄（從唐寫本），則春秋爲根。」與顏氏說可互參，這是古代主張文章原本五經的代表作。同篇又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



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記，大較如此。」文心雕龍程器篇則云：「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贖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顏氏論證，與之大同。同篇又云：「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文心雕龍附會篇則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色；然後品藻玄黃，摘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他們所持的文學理論，都以思想性爲第一，藝術性爲第二。不過，之推所謂事義偏重在事，彥和所謂事義偏重在義，故一爲皮膚，一爲骨髓，非有所抵牾也。蕭統文選序寫道：「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很好地說明了二者的具體內容及其相互關係。



第五，音辭一篇，尤為治音韻學者所當措意。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序寫道：「黃門此製，專為辨析聲韻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義，實為研求古音者所當深究。」〔九三〕

外此其餘，在重道輕器的封建歷史時期，他對於祖暅之的算術〔九四〕，陶弘景〔九五〕、皇甫謐、殷仲堪〔九六〕的醫學，都給予應有的重視，也是難能而可貴的。

這部集解，是以盧文弨抱經堂校訂本為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續家訓〔九七〕、羅春本〔九八〕、傅太平本〔九九〕、顏嗣慎本〔一〇〇〕、程榮漢魏叢書本〔一〇一〕、胡文煥格致叢書本〔一〇二〕、何允中漢魏叢書本〔一〇三〕、朱軾朱文端公藏書十二種本〔一〇四〕、黃叔琳顏氏家訓節鈔本〔一〇五〕、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一〇六〕、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一〇七〕、屏山聶氏汗青移刊本〔一〇八〕。我所見到的還有嘉慶丁丑廿二年南省顏氏通譜本，以其所據為顏本，無所異同，且間有新出訛謬之處，故未取以讎校。其它援引各書，亦頗夥頤，不復一一覩縷了。

此書在唐代，即有別本流傳，如歸心篇「儒家君子」條以下，廣弘明集卷二十八引作「誠殺、家訓」，而法苑珠林卷一百十九且著錄之推誠殺一卷，則唐代且以此單



行了。同篇之「高柴、折像」，廣弘明集「折像」作「曾皙」，原注云：「一作『折像』。」凡此都是唐代有別本之證。而廣弘明集卷三引歸心篇「欲頓棄之乎（今本『乎』作『哉』）」句下，尚有「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彌光矣」兩句，則本書尚有佚文；這當是顏書之舊，固非郭爲崧所引風操篇「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之下，尚有「戴逵稱安道則家弟」一句（二〇九）之比（此乃郭氏妄爲竄入，因爲乾隆時人所見家訓，不會多於今本）。宋淳熙台州公庫本，今所見者，係元廉台田氏補修重印本，故間有不避宋諱之處。此本頗有影鈔傳世者，知不足齋叢書即據述古堂鈔本重刻（無校刊名銜），光緒間，汗青篋又據以重刻。盧文弨校定本所據宋本，蓋亦鈔本，故與宋本時有出入，翁方綱譏其未見宋本（二一〇），是也。我所據的，尚有海昌沈氏靜石樓藏影宋鈔本及秦曼君校宋本。此外，又得見董正功續家訓宋刻殘本卷六至卷八共三卷，此書除全引顏氏原文可供校勘外，頗時有疏證顏書之處，今亦加以甄錄（二一一）。惜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之七卷本半宋刻半影鈔者，祁承燦淡生堂藏書目叢書類所載顏氏傳書八種中之顏氏家訓，今亦不可得而見矣。外此其餘，如敦煌卷子本勤讀書鈔（伯·二六〇七）、劉清之戒子通錄（二二二）、胡寅崇正辨（二二三）、呂祖謙少儀外傳、曾慥類說（二二四）等，亦頗引顏書，多爲前人所未見或未及徵引，今皆得而讎校之，於以是正文字，實已不



無小補，不知能免於顏氏所譏之「妄下雌黃」〔二五〕否也？

爲了更全面地了解顏之推其人，除了把他的這部著作從事集解之外，我還把顏之推傳和他流傳下來的作品，統統收輯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參攷。本書脫稿後，承楊伯峻同志撥冗審閱，謹此致謝。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

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三次增訂

〔一〕道宣廣弘明集、道世法苑珠林、法琳辨正論、祥邁辨僞錄、法雲翻譯名義集等都徵引顏氏家訓。

〔二〕〔三〕陸奎勳陸堂文集三訓家恆語序。案：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二先大夫行述：「公幼從王先生鏞學問，戒以躬行爲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爲一編以寄意。」舉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書影響之大矣。

〔三〕王鉞讀書叢殘。

〔四〕隋文帝楊堅父名忠，見隋書高祖紀上。



〔五〕隋書儒林何妥傳：「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

〔六〕〔二八〕〔三一〕〔三六〕〔七〇〕觀我生賦。

〔七〕止足篇。

〔八〕據澤存堂本廣韻，古逸叢書本則作「顏外史」。

〔九〕文選卷五八。

〔一〇〕李百藥北齊書杜弼傳史臣曰。

〔一一〕姚思廉陳書後主紀史臣曰。

〔一二〕〔三三〕〔六四〕序致篇。

〔一三〕〔一七〕〔二一〕〔二五〕〔二七〕〔三五〕〔四六〕〔四七〕〔五〇〕〔六五〕〔六七〕〔七三〕〔七四〕〔一一五〕勉學篇。

〔一四〕〔一五〕〔四一〕〔四四〕文章篇。

〔一六〕〔一九〕〔二三〕〔二四〕〔二六〕〔六二〕〔九五〕養生篇。

〔一八〕〔四九〕〔五四〕〔五五〕〔五六〕〔五七〕〔六三〕歸心篇。

〔二〇〕〔五一〕終制篇。

〔二二〕觀我生賦自注。

〔二九〕全唐詩詹敦仁勸王氏人貢寵予以官作辭命篇。



〔三〇〕顏之推古意。

〔三四〕才調集卷七。唐詩紀事卷六一云：「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全唐詩收入無名氏卷一，未知何據。此條承四川師範學院王仲鏞同志以出處見告。

〔三七〕援鶉堂文集卷二。

〔三八〕慕賢篇。

〔三九〕〔六八〕教子篇。

〔四〇〕治家篇。

〔四二〕顏氏家訓舊列入儒家，直齋書錄解題始歸之雜家，而述古堂藏書目及清修四庫全書從之。

〔四三〕太平御覽四九六引漢官儀，又七七三引異語。

〔四五〕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大寶積經第八十二卷：「阿練兒；梵語虜質不妙；舊云阿蘭，唐云寂靜處也。」

〔四八〕涉務篇。

〔五二〕梁書江革傳。

〔五三〕梁書王規傳。

〔五八〕餘冬叙錄卷四十五。

〔五九〕黃氏日鈔卷七十九。



〔六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五三頁。

〔六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二六九到二七〇頁。

〔六六〕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二卷第六六八頁。

〔六九〕〔九四〕〔九六〕雜藝篇。

〔七一〕隋書牛弘傳。

〔七二〕省事篇。

〔七五〕梁書夏侯亶傳。

〔七六〕梁書王翼傳。

〔七七〕魏書成淹傳。

〔七八〕杭世駿諸史然疑、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俱以爲指祖珽、徐之才二人。

〔七九〕北齊書武成十二王琅邪王儼傳。

〔八〇〕南史劉瓛傳。

〔八一〕北史房法壽傳。

〔八二〕南史江夷傳。

〔八三〕南史裴邃傳。

〔八四〕北齊書、北史傅伏傳。



〔八五〕李慈銘謂「李恕」當作「李庶」，見北史李崇傳。

〔八六〕北齊書文苑劉逖傳。

〔八七〕北齊書韓軌傳。

〔八八〕北周書王褒傳。

〔八九〕南史梁元帝諸子傳。

〔九〇〕梁書文苑臧嚴傳。

〔九一〕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本此。

〔九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七本此。

〔九三〕輔仁學誌十二卷一、二合期，一九四三年。

〔九七〕今即稱續家訓。

〔九八〕成化刊本上卷題署爲「建寧府同知績溪程伯祥刊」，下卷爲「建寧府通判廬陵羅春刊」，而日本寬文二年壬寅三月吉日村田莊五郎刊行本，則上下卷俱題爲「建寧府通判廬陵羅春刊」，兩本前後俱無序跋，取其與程榮本有別，故簡稱羅本。

〔九九〕今簡稱傅本。

〔二〇〇〕今簡稱顏本。

〔二〇一〕今簡稱程本。



〔二〇二〕今簡稱胡本。

〔二〇三〕萬曆壬辰臘月何允中據何鏜本刻入漢魏叢書者，改署「東海屠隆緯真甫纂」，故或稱屠本，今則簡稱何本。

〔二〇四〕今簡稱朱本。

〔二〇五〕今簡稱黃本。

〔二〇六〕今簡稱文津本。

〔二〇七〕據述古堂影宋本重雕，今簡稱鮑本。

〔二〇八〕光緒間刻，蓋從鮑本出，今簡稱汗青簒本。

〔二〇九〕咫聞集稱名篇。

〔二一〇〕復初齋文集卷十六書盧抱經刻顏氏家訓注本後。

〔二一一〕顏如瓌曾見董書於都穆處，已取以參互校訂矣，見所撰後序。案：清光緒嘉定縣志卷六水利志上：「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水利郎中顏如瓌濬。」此則顏如瓌宦績之可考見者。

〔二一二〕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二一三〕成化刊本。

〔二一四〕明刊本。



# 目錄

叙錄	.....	一	卷第四	.....	二八六
卷第一	.....	一	文章第九	.....	二八六
序致第一	.....	一	名實第十	.....	三六七
教子第二	.....	九	涉務第十一	.....	三八一
兄弟第三	.....	二七	卷第五	.....	三九五
後娶第四	.....	三七	省事第十二	.....	三九五
治家第五	.....	四九	止足第十三	.....	四一五
卷第一	.....	七〇	誠兵第十四	.....	四二一
風操第六	.....	七〇	養生第十五	.....	四三〇
慕賢第七	.....	一五四	歸心第十六	.....	四四〇
卷第二	.....	一七二	卷第六	.....	四九三
勉學第八	.....	一七二	書證第十七	.....	四九三



卷第七…………… 六三八

一、序跋…………… 七三七

音辭第十八…………… 六三八

二、顏之推傳…………… 七八〇

雜藝第十九…………… 六八六

三、顏氏家訓佚文…………… 八五二

終制第二十…………… 七三二

四、顏之推集輯佚…………… 八五三

附錄…………… 七三七

# 卷第一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 序致第一〔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二〕，慎言檢迹〔三〕，立身揚名〔四〕，亦已備矣。魏、晉已〔五〕來，所著諸子〔六〕，理重事複，遞相模敷〔七〕，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八〕。吾今所以復爲此者〔九〕，非敢軌物範世也〔一〇〕，業以整齊門內〔一一〕，提撕〔一二〕子孫。夫同言而信〔一三〕，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一四〕，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一五〕；止凡人之鬪鬩〔一六〕，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一七〕。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一〕六朝以前作品，自序往往在全書之末，亦有在全書之首者，如孝經之開宗明義第一章是，此亦其比。傳本「第」作「篇」。

〔二〕誠孝，即忠孝，隋人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爲「誠」。隋書高祖紀下：「仁壽元年正月辛丑，戰亡者



人墓詔：「君子立身，雖云百行，唯誠與孝，最爲其首。」誠孝即忠孝。北史文苑許善心傳：「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壞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又撰誠臣傳一卷。」隋書楊素傳：「煬帝手詔勞素，引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誠臣即忠臣，俱避隋諱改。

〔三〕盧文弨曰：「檢，居奄切。檢迹，猶言行檢，謂有持檢，不放縱也。」器案：樂府詩集卷六十七張華遊獵篇：「伯陽爲我誠，檢迹投清軌。」則檢迹亦六朝習用語。

〔四〕立身揚名，盧文弨曰：「見孝經。」案：孝經開宗明義章：「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五〕已，傅本作「以」，古通。後不出。

〔六〕趙曦明曰：「隋書經籍志儒家有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王氏正論一卷，王肅撰；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新論十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

〔七〕敷，盧文弨曰：「與『效』同。」

〔八〕盧文弨曰：「世說文學篇：『庾仲初作揚都賦，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耳。』』劉孝標引王隱論楊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耳。』』劉盼遂曰：『太平御覽六百一引三國典略曰：『祖珽上修文殿御覽，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

屋也。」知此語固六朝之恒言矣。」陳直曰：「盧說是也。大義謂廢材重疊而無用也。」器案：隋薛道衡大將軍趙芬碑銘並序：「不復架屋施牀。」唐釋法琳辨正論信毀交報篇：「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床上鋪床，屋下架屋也。」則此語爲六朝、唐人習用語，居然可知。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錄五：「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悔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宋景文筆記卷上：「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皆得此旨。」宋祁以疊床架屋指斥模擬派文學，意亦與顏氏相近。鮑本「耳」作「尔」。

〔九〕元注：「一本無『今』字。」

〔一〇〕盧文弨曰：「車有軌轍，器有模範，喻可爲世人儀型也。」案：左傳隱公五年：「吾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一一〕通鑑一四七梁武紀三：「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胡三省注：「業，事也，以方直爲事。」此文之業，意與之同。

〔一二〕盧文弨曰：「詩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

〔一三〕意林一、後漢書王良傳注、御覽四三〇引子思子累德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



化在令外。」淮南子繆稱篇：「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徐幹中論貴驗篇：「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即此文所本。文子精誠篇：「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劉晝新論履信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教而行，誠在言外。」「化」作「行」，與此同。

〔四〕郝懿行曰：「謔，謂謔浪也。或謂『謔』當爲『虐』，非是。」

〔五〕盧文弨曰：「傅婢，見漢書王吉傳，師古注：『傅婢者，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指揮，與指麾義同。漢書韓信傳：『雖有舜、禹之智，嘿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器案：傅婢，即侍婢，後漢書呂布傳：「私與傅婢情通。」三國志魏書呂布傳作「與卓侍婢私通」，是其證也。

〔六〕凡人，顏本作「兄弟」。

〔七〕盧文弨曰：「詩大雅思齊：『刑于寡妻。』傳：『適妻也。』箋：『寡有之妻。』案：寡者，少也，故云適妻。朱子則訓寡德之妻，謙辭也。」朱亦棟曰：「案：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盛怒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還，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觀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之推正用此語。」

吾家風教〔一〕，素爲整密。昔在韶齟，便蒙誘誨〔二〕；每從兩兄〔三〕，曉夕溫清〔四〕，規行矩步〔五〕，安辭定色〔六〕，鏘鏘翼翼〔七〕，若朝嚴君焉〔八〕。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九〕，家塗〔一〇〕離散，百口索然〔一一〕。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一二〕，導示不切。雖讀禮傳〔一三〕，微愛屬文〔一四〕，頗爲凡人之所陶染〔一五〕，肆欲輕言，不脩邊幅〔一六〕。年十八九，少知砥礪〔一七〕，習若自然〔一八〕，卒難洗盪。二十已後〔一九〕，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二〇〕，性與情競〔二一〕，夜覺曉非，今悔昨失〔二二〕，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二三〕，非徒古書之誠，經日過耳也〔二四〕。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耳〔二五〕。

〔一〕風、教，義同。毛詩序：「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文章篇及觀我生賦俱有「風教」語。

〔二〕誘誨，各本及戒子通錄（以下簡稱通錄）卷二引俱作「誨誘」，今從宋本。

〔三〕趙曦明曰：「案：南史顏協傳：『子之儀、之推。』此云兩兄，或兼有羣從也。」盧文弨曰：「顏氏家廟碑（案：顏真卿撰）有名之善者，云之推弟，隋葉令。據此則之善亦是之推兄。」陳直曰：「按：南史顏協傳：『二子之儀、之推。』顏真卿顏含大宗碑銘云：『之儀，周御正中大夫新野公。之儀弟之推，之推弟之善，隋葉令侍讀。』據此之推僅有一兄，之善則爲三弟。真卿



屬于嫡支，當決然可信。或之儀有弟早卒，故稱兩兄耳。又庾信集有同顏大夫初晴詩，亦和之儀之作也。」

〔四〕盧文弨曰：「禮記曲禮上：『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注：『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釋文：『清，七性反，字从欠，本或作水旁，非也。』」

〔五〕王叔岷曰：「案莊子田子方篇：『進退一成規，一成矩。』韓詩外傳一：『行步中規，折旋中矩。』（又見說苑辨物篇）晉書潘尼傳：『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

〔六〕盧文弨曰：「禮記曲禮上：『安定辭。』又冠義：『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七〕盧文弨曰：「廣雅釋訓：『鏘鏘，走也。翼翼，敬也，又和也。』案鏘鏘，猶蹒蹒，禮記曲禮下：『士蹒蹒。』言不得如大夫已上容儀之盛也。」

〔八〕趙曦明曰：「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器案：後漢書張湛傳：『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御覽二二二引謝承後漢書：『魏朗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世說新語德行篇：『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朝典以禮言，嚴君以人言。」

〔九〕盧文弨曰：「言失所生也。荼蓼，喻苦辛。上音徒，下音了。』器案：此以苦辛喻喪失父母，家境困難，下文「苦辛備至」，即承此言。周頌良耜篇毛傳以爲「荼蓼，苦菜」。後漢書陳蕃傳：

「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李賢注：「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二〇〕家塗，程本、胡本、何本、黃本作「家徒」，今從宋本，終制篇亦言「家塗空迫」。家塗，猶終制篇之言家道。南齊書高帝紀：「策相國齊公文曰：『妖沴載澄，國塗悅穆。』」塗字義同。

〔二一〕世說言語篇：「郗超曰：『大司馬……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又尤悔篇：「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通鑑二三五胡注：「人謂其家之親屬爲百口。」

〔二二〕盧文弨曰：「晉書嵇康傳：『幽憤詩曰：『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李詳曰：「唐書李善果傳載母崔氏訓善果曰：『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

〔二三〕禮傳，所以別禮經而言，禮經早已失傳，今之禮記與大戴禮記即禮傳也。

〔二四〕屬文，聯字造句，使之相屬，成爲文章，猶言作文也。本書慕賢篇：「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漢書賈誼傳：「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劉淇助字辨略一曰：「顏氏家訓：『雖讀禮傳，微愛屬文。』此微字，不辭也。」楊伯峻曰：「微，少也，小也。故下文云云。」

〔二五〕北齊書顏之推傳：「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即本此文。盧文弨曰：「言爲凡庸人之所熏陶漸染也。」



〔二六〕脩，舊本皆作「備」，盧文弨、郝懿行俱校作「脩」，盧云：「案：北齊書之推傳云：『好飲酒，多任誕，不脩邊幅。』正本此。後漢書馬援傳：『公孫述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脩飾邊幅，如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器案：馬援傳注：「言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又公孫述傳論：「方乃坐飾邊幅。」注：「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脩、飾義同，今據改正。

〔二七〕禮記儒行篇：「近文章，砥礪廉隅。」盧文弨曰：「『少』與『稍』同。」郝懿行曰：「終制篇云：『年十九，值梁家喪亂。』觀此，知古人顛沛之頃，不忘脩行也。」

〔二八〕盧文弨曰：「大戴禮保傅篇：『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王叔岷曰：「案賈誼新書保傅篇：『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一本「貫」作「慣」，古通；又見漢書賈誼傳。）大戴禮保傅篇：『習貫如自然』，作『習貫之爲常』，盧氏失檢。」

〔二九〕二十，舊本都作「二十」，宋本注云：「一本作『三十』。」抱經堂本據定作「三十」。按此上緊承「年十八九」言，自以作「二十」爲是，後勉學篇亦有「二十之外」，今仍定作「二十」。

〔三〇〕盧文弨曰：「心共口敵，謂口易放言，而心制之，使不出也。」器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載策魏公上書：「口與心計，幸且待罪。」又周鮒傳：「目語心計。」嵇康家誡：「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太平御覽三六七引傅子擬金人銘：「心與口謀。」文選盧子諒贈劉琨一首並序：「口存心想。」俱謂心口自語也。用目語義同。

〔三〕王叔岷曰：「案劉子防慾篇：『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

〔三三〕淮南子原道篇高誘注：「月悔朔，今悔昨。」蓋此文所本。王叔岷曰：「案莊子則陽篇：『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寓言篇：『始時所是，卒而非之。』陶淵明歸去來辭：『覺今是而昨非。』」

〔三三〕盧文弨曰：「鏤，盧候切。猶言刻骨。」器案：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或鏤膚而鑽髮。」劉淵林注以鏤膚即文身。王叔岷曰：「案曹植上責躬詩表：『刻肌刻骨，追思罪戾。』」

〔三四〕各本俱無「也」字，宋本注云：「一本有「也」字。」抱經堂本據補，今從之。器案：抱朴子內篇對俗：「經喬、松之目。」又雜應：「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又外篇博喻：「故有不能下棋，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徽絃，而過耳解鄭雅。」用經目、過耳，與此正同。

〔三五〕元注：「『車』一本作『範』。」趙曦明曰：「漢書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案：傅本作「範」。鮑本「耳」作「尔」。王叔岷曰：「新書保傅篇：『前車覆，而後車戒。』大戴禮保傅篇：『前車覆，後車誡。』」

## 教子第二〔三〕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三〕。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四〕。書之玉